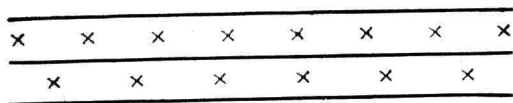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華叢書

學術研究彙刊

零
墨
新
箋





新中華叢書

學術研究彙刊之一

零

墨

新

箋

楊憲益著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發行
 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新中華書零墨新箋（全一冊）



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著者 楊憲益

發行人 李虞杰
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零墨新箋目錄

目

錄

1

一、李白與菩薩蠻·····	(一)
二、柘枝舞的來源·····	(九)
三、關於蘇祇婆身世的一個假設·····	(一六)
四、康崑崙與段善本·····	(二五)
五、康崑崙與摩尼教·····	(三二)
六、秦王破陣樂的來源·····	(三五)
七、唐代樂人關於共振現象的知識·····	(四〇)
八、民間保存的唐西涼伎·····	(四五)
九、板橋三娘子·····	(四九)
一〇、中國的掃灰娘故事·····	(五三)
一一、西陽雜俎裏的阿主兒故事·····	(五五)
一二、高僧傳裏的國王新衣故事·····	(五八)
一三、唐代新羅長人故事·····	(五九)
一四、薛平貴故事的來源·····	(六一)

一五、逸周書周祝篇太子晉篇和荀子成相篇·····	(六三)
一六、穆天子傳的作成時代及其作者·····	(七〇)
一七、莊子的原來篇目·····	(七七)
一八、中康日食考辨·····	(八〇)
一九、水滸傳古本的演變·····	(八四)
二〇、水滸傳故事的演變·····	(九二)
二一、十八世紀關於英國的中國紀載·····	(九七)
二二、宋代的養金魚·····	(一〇〇)
二三、蕃薯傳入中國的紀載·····	(一〇二)

零墨新箋

一 李白與菩薩蠻

菩薩蠻本是唐代的舞曲。唐玄肅間崔令欽的教坊記已載菩薩蠻名。最早的一首菩薩蠻詞相傳爲李白作：

平林漠漠烟如織。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。有人樓上愁。玉梯空佇立。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。長亭更短亭。

北宋釋文瑩的湘山野錄紀載：「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，復不知何人所撰，魏道輔泰見而愛之。後至長沙得古集於子宣內翰（曾布）家，乃知李白所作。」這應該是熙寧元豐的事，約當西元一〇七〇年左右。鼎州是今湖南常德。李白的詩在北宋時尙無定本，北宋的人對此詞似乎也不熟悉。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述及當時李白集裏有清平樂詞四首，未言有菩薩蠻，也未提起後世與菩薩蠻並稱的憶秦娥。關於憶秦娥，北宋末年邵博的聞見後錄紀載：「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，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樂游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，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李太白詞也。予常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。漢諸陵在晚照中。有歌此詞者，一坐悽然而罷。」由是可見憶秦娥在北宋末已甚傳唱。且確定爲太白詞了。菩薩蠻與憶秦娥並稱，傳爲李白，北宋已然。其爲李白作，當然也無可疑。

不過近人，如明胡應麟，也懷疑菩薩蠻，憶秦娥，清平調諸製爲晚唐人作，嫁名李白的。清平調三

章則因其出於晚唐人的小說，憶秦娥則因其名不見於崔令欽教坊記，菩薩蠻則因據蘇鶚杜陽雜編其起源應在唐宣宗時（西元八四七——八五九），太白生於西元七〇一年，卒於西元七六二年，比杜陽雜編的記載早了一百多年，焉能先作？杜陽雜編的記載如下：「大中（唐宣宗年號）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有二龍，鱗鬣爪角悉備。明霞錦，云鍊香麻以爲之也，光耀芬馥著人，五色相間，而美麗於中國之錦。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纓絡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，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，文士亦往往聲其詞。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，魚油錦，紋綵尤異。皆入水不濡濕，云有龍油魚油故也。優者亦作女王國曲，音調宛暢，傳於樂部。」

女蠻國，我們要知道，並不是唐書所載的東女國。東女國在今川康之交，唐貞元九年（西元七九四年）內附，移其國於維霸等州。大中年間已不復存在。況且北地服飾簡陋，唐書言其王服青裙，爲小蠻髻，與杜陽雜編的記載也不符合，這一段記載裏的女王國我們知道是真臘，因爲當時真臘，北與南詔接壤，而唐書則明明記載女王國在南詔以南。可是女蠻國顯然不是女王國，然而既並見於一段記載裏，可能也是我國西南邊疆外的小國。關於西元八九世紀間南海諸國，除去我國正史和筆記小說外，大食和波斯人也有若干記載。波斯人法吉（Ibn al Fakih）在西元九〇二年的筆記裏說：「天竺濱海有國曰羅摩（Rahma）其王爲一女子。天降奇災，凡有男子入境必死，而來者不絕，以有鉅利可圖也，一西元八五一年蘇利曼（Suleiman）的筆記裏說：「羅摩國有他處所無之細布，用以製服，質細而輕，可以穿指環而過，此布乃棉織者……此國亦產犀牛，頭生一角……天竺各地雖皆產之，此地犀角，尤爲美異，常有人物，孔雀，魚龍及他花紋，唐人用爲佩帶，價極昂貴。」這裏所說的綿布顯然是女蠻國所貢的明霞錦，

有魚龍花紋的犀角顯然就是女蠻國所貢的雙龍犀。所以杜陽雜編裏的女蠻國一定就是當時的羅摩國，而羅摩國我們知道是在下緬甸的。

唐書說南詔人養蠶織錦，而南詔以西，「人不蠶，剖波羅樹實，狀如絮，紐縷而幅之。」這裏所說波羅樹實的絮也就是木綿，也就是女蠻國的明霞錦。華陽國志載永昌哀牢有桐華布，也就是一類的東西：「一有梧桐木，其花柔如絲，民績以爲布，幅廣五尺，潔白不受污，俗名曰桐華布，以覆亡人，然後服之，乃賣於人；有蘭干細布，蘭干，獠言紵也，織成紋如綾錦。」這樣看起來，當時雲南的木綿布有兩種，一種是白色的，一種是織紋如錦的細紵。這與唐書所載驃國（即上緬甸）所產的綿布是一樣的。因爲唐書說驃人「衣用白氍朝霞，以氍帛傷生，不敢衣。」白氍和朝霞當然是上面說的兩種綿布。朝霞更顯然就是女蠻國的明霞錦。唐書記載貞元十七年（西元八〇二年）驃國獻樂，其樂工「衣絳，朝霞爲蔽膝，謂之械，兩間加朝霞絡腋。足臂有金寶鏤釧，冠金冠，左右鉚鑑。」白居易當時紀此事的詩裏有句云：「珠璣炫轉星宿搖，花鬘斗蔽龍蛇動。」這一方面與杜陽雜編裏所載女蠻國人「危髻金冠，璣珞被體」的描寫相符，與唐書所載南詔婦人的服裝，「以綾錦爲裙襦，其上仍披錦」的描寫也大同小異。宋史樂志記載菩薩蠻隊舞，「衣絳生色窄砌衣。冠卷雲冠。」與之也大致相同。濮族婦人喜歡窄袖衣，上加披肩，下穿短裙，至今雲南明家人還是如此。歸納起來，我們可以看出，無論是貞元年間驃國的樂工，大中年間女蠻國的使者，唐代南詔的貴婦，宋代菩薩蠻隊舞的舞人。古代漢人服裝都是衣上加五采披肩，下著五采短裙，衣絳氍或白氍窄衣。高髻危冠，璣珞被體的。

杜陽雜編所記載的女蠻國既已被證明爲緬甸當時的羅摩國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考證菩薩蠻名稱的來

源，我們知道當時緬甸和雲南的語言是大致相同的；雖然古代緬甸的碑銘所鑄文字大都印度的迦檀婆（Kadamba）字體，或波羅婆（Pallava）字體，其文化仍屬於濮族系統。因此我們在古代驃國和南詔的紀載裏都發現藏緬族的父子連名制，古南詔王的世系表如下：細奴羅（西元六四九——六七四年），羅盛（六七四——七二二年），盛羅皮（七二二——七二八年），皮羅閣（七二八——七四八年），閣羅鳳（七四八——七七八年），鳳伽異（殤）異牟尋（七七八——八〇八年），尋閣勸（八〇八——八〇九），勸龍盛（八〇九——八一六年）。古驃國在蒲甘（Pagan）時代諸王世系表如下，驃苴低（Pyusawti）低蒙苴（Timinyi）苴蒙白（Yiminpaik）白提里（Paltchili）提里羌（Thilkyang）羌陀里（Kyayingdri）。驃國諸王的年代不可確考，不過我們知道驃國原來建都卑謬（Prome）；約在南詔的閣羅鳳在位時因都城被毀而遷都蒲甘，所以閣羅鳳大概與驃苴低同時。唐代雲南的南詔與當時上緬甸的驃人原是一族，都是屬於藏緬系的氐羌民族。古代由中國西部漸漸南遷到了雲南和緬甸，南詔與驃國的王都稱為「詔」，「詔」也就是氐人語的「帝王」，據歷史記載，詔的名稱似起於晉代。氐人原分佈於秦隴川滇一帶，晉時復有一部自隴西南徙；成漢李雄和前秦苻堅的領土並包括川滇。晉書苻堅載記曰：「堅強盛之時，國有童謠云：『河水清復清，苻詔死新城。』」晉書桓玄傳曰：「玄左右稱玄為苻詔。」驃苴低一名的「驃苴」二字就是驃王，因為「苴」也就是「詔」的另一譯法。驃國的「驃」字就是濮，或蒲，或普。唐代南詔西南的部族都名為濮蠻或濮曼，或蒲人或濮子蠻，其居住地包括瀾滄江以西以南，及上緬甸。現在紅河下游諸地的大族還是姓普，滇繫也說在明代當地土司都姓普。驃苴或驃詔（Pizaw）與菩薩蠻的菩薩音同，菩薩蠻顯然就是驃苴蠻的另一譯法。可以附帶提起的就是方才說明到苻堅有苻詔的

稱號，而我們知道苻堅原來姓蒲，蒲也就是普或濮，所以苻詔一名是也。也可以譯爲菩薩的。總之，菩薩蠻是譯音，是古代緬甸的音樂。又緬人自稱爲蠻（man）。雲南姚州有菩薩蠻洞，也可以爲證。

我們現在也要記得，因了濮族的分佈。中國與緬甸文化交流遠在唐代以前便已開始。東漢的哀牢國就包括緬甸東北大部，而以永昌爲西南文化中心。蠻書亦載河賤賈客到永以外驃國經商，而驃國亦遣信使到河賤貿易。又因爲西南民族的流徙性很大，西南邊疆外的音樂流入中國是自然不過的事。例如蜀漢建興三年（西元二二五年）諸葛武侯平南中，移民萬餘家於蜀，又以南羌北伐中原。南中平後，建寧太守李恢，遷永昌濮民數千落於雲南郡及建寧郡界，以實二郡。唐高宗咸亨三年（西元六七二年）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。開元天寶年間唐朝與南詔的關係尤爲密切。開元末皮羅閣被封爲雲南王，天寶初又遣閣羅鳳子鳳伽異入宿衛，拜鴻臚卿，恩賜良異，且賜以胡部龜茲音樂二列。中國北方音樂既傳入南詔，西南邊疆的音樂自然也有傳入中國的，所以菩薩蠻舞曲傳入中國，並不一定在唐宣宗時。可能在開元天寶間，甚至在開元以前，就已經傳入中國了。因此相傳的一首菩薩蠻爲李白所作並非不可能。

李白我們也要知道原來是氐族人。李白先世流徙壽州，就是唐初松外蠻分佈的地域。後由青海南入西康，再東徙巴西。白生於昌明，卽今西康鹽源縣。由鹽源南至雲南大姚，卽唐代的姚州，爲唐代中國與南詔間的交通大道。姚州有菩薩蠻洞，菩薩蠻的樂調流入中國當然經過鹽源，李白的生地。由姚州西至祥雲，鳳儀，大理，永昌等地又爲當時南詔與緬甸間的交通大道，大理尤爲西南佛教的中心，當地有觀音菩薩制服羅刹的傳說。清康熙時大理崇聖寺所刻的白國因爲也紀載南詔初不信佛，後受觀音菩薩感化。今大理喜州大慈寺有波羅密多心經爲樊藏某僧所譯，謂得自觀音菩薩的賜與。郭松年大理行記略云

：「家無貧富，皆有佛堂，人不以老幼，手不釋數珠；一歲之間，齋戒幾半。寺宇極多，不可殫紀。」大理段氏二十二主至有九人禪位爲僧。今大理喜州大慈寺又有明嘉靖時太和人楊黼所爲碑記：其中有言云：「曾登位守道結菴，度生死病老。盡日勤功把節操，連夜觀參修求好……菩提達摩作知音，伽葉作師主。」由此可見大理一帶佛教的勢力，尤其觀音菩薩的影響爲最顯著；前面所說驃詔二字所以譯爲菩薩二者，當然亦非偶然。據歷史記載，唐代驃國人所獻的樂亦皆演釋氏經論。前面所引的若干材料已足證明菩薩蠻爲緬甸樂調，且非常可能爲李白幼時所熟習的。李白出川大概是在他二十歲左右。他的詩集可證明他二十五歲時到了湖北的安陸，此後流落荆楚若干年，又到了山東。前面提到的題在鼎州滄水驛樓的菩薩蠻詞，若爲李白所作，當成於李白在荆楚地方的這幾年間，也就是說，在開元年間（西元七一三至七四二）。當時李白正在荆楚漫遊，感時傷景，而起了故鄉之思，所以用幼時所知的俗調寫了這一首千古絕唱。菩薩蠻詞的內容也可以證明爲李白所作。我們知道李白最景仰的詩人是謝朓，而這首詞裏謝朓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，譬如說，謝朓的臨高台就大概是這詞的藍本：「千里常思歸，登台瞻綺翼。才見孤鳥還，未辨連山極。四面動清風，朝夜起寒色，誰知倦遊者，嗟此故鄉憶。」兩首內容都是遊子登台遠望，倦遊思故鄉的意思。這首的「孤鳥」也就是菩薩蠻裏的「宿鳥」；「寒色」也就是菩薩蠻裏的「寒山」。謝朓詩裏又有「遠樹暖阡阡，生烟紛漠漠」也就是「平林漠漠烟如織」的意思。謝朓詩裏有「蒼翠望寒山，崢嶸瞰平陸，已惕慕歸心，復傷千里目」，也就是「寒山一帶傷心碧」的意思。謝朓詩裏有「……高台望歸翼……薄暮傷哉人，嬋媛復何極」，也就是「暝色入高樓。有人樓上愁」等句的意思。「長亭更短亭」出於庾信哀江南賦的「十里五里，長亭短亭」。「亭」是驛道上公家所築的亭子，一名「官

亭」，便旅客歇息之用，因各亭間距離不一，因此有「長亭」「短亭」之稱，「有人樓上愁」的「樓」，既在驛道上當然也是驛樓。這與湘山野錄的記載相符，顯然鼎州滄水驛樓的題詞是李白自己的手迹，可惜今日已不可復見了。「玉梯空佇立」通行本作「玉階」，玉梯是原本。梯字常見於唐宋詩詞。劉禹錫詩：「江上樓高十二梯，梯梯登遍與雲齊，人從別浦經年去，天向平蕪盡處低。」周邦彥詞：「樓上晴天碧四垂，樓前芳草接天涯，勸君莫上最高梯。」用玉梯者，盧綸詩：「高樓倚玉梯，」李商隱詩：「樓上黃昏望欲休，玉梯橫絕月如鉤。」曹唐詩：「羽客爭升碧玉梯，」丁謂詞：「玉梯相對開蓬島」等等。古代道家好用玉字，如「玉殿」、「玉樓」、「玉台」、「玉霄」、「玉洞」、「玉闕」之類。自漢末道教流行，以巴蜀爲最盛，唐代氏人多信奉道教，李白詩裏也含有很深的道教影響。所以這也可作爲補充的證據。

同樣的，李白的憶秦娥應當也是氏人的流行樂調，這由「秦」字可以看出。因爲秦隴本是氏族的故土。清平樂則更顯然爲南詔樂調。當時南詔有清平官司朝廷禮樂等事，相當於唐朝的宰相。清平樂當然源出於清平官，此外更無其他合理的解釋。

總之，根據上面的考證，菩薩蠻是古代緬甸方面的樂調，由雲南傳入中國。著名的菩薩蠻詞「平林漠漠烟如織」是李白的作品，因爲李白是氏人，生長在昌明，所以幼時就受了西南音樂的影響。在開元年間，李白流落荊楚，路過鼎州滄水驛樓，登樓望遠，忽思故鄉，遂以故鄉的舊調作爲此詞。憶秦娥和清平樂也是李白利用故鄉的俗曲寫成的，不過其寫成當在菩薩蠻後，約當李白去京都長安前後。唐代西北及西南邊疆音樂對於中國音樂有極大的影響，如巴渝竹枝詞，柘枝舞，霓裳羽衣曲，涼州曲等都是邊

疆文化的產物，容另爲文以述之。

二 柘枝舞的來源

柘枝舞是一個極美妙的唐代舞曲。關於這個舞曲，唐宋兩代有許多紀載。

樂苑說：『柘枝舞曲用二女童，帽施金鈴，拌轉有聲，其來也，於二蓮花中藏，花坼而後見，對舞相占，實舞中雅妙者也。』夢溪筆談說：『柘枝舊曲，遍數極多，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，今無復此遍。寇萊公好柘枝舞，會客必舞柘枝，每舞必盡日，時謂之柘枝顛。今鳳翔有一老尼，是萊公時柘枝妓，云：「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；今日所舞柘枝，比當時十不得二三。」老尼尙能歌其曲；好事往往傳之。』這樣看來，柘枝是遍數極多，舞態極繁的舞曲。

關於柘枝舞的起源，過去一般相信柘枝是拓拔的筆誤；柘字與拓字實在很容易弄混，如南詔在昆明所築的柘東城，唐書就誤作拓東，其實當時南詔開拓疆土已遠過昆明以東，於曲靖、東川都設有節度使，唐書的拓東顯然是錯誤的；不過說枝字是拔字的筆誤，却有些勉強。瑣碎錄說：『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，易拓爲柘，易拔爲枝。』這種胡亂附會的話實在不值一辨；拿兩句唐人詩來看，張祜有句云：『寂寞春風舊柘枝，舞人休唱曲停吹。』這裏的柘枝如何能是拓拔？再拿白居易的兩句詩來看：『紅蠟燭移桃葉起，紫羅衫動柘枝來。』如果是拓拔，如何能對桃葉？如果說唐代人都不知道這著名唐代舞曲的真名稱，那也未免太離奇了。李調元的雨村曲話說：『古人歌者舞者，各自爲一，兩不照應，至唐人柘枝詞，蓮花鏤歌，則舞者所執與歌人所歌之詞稍有相應矣。』李調元所說必有所本；照他所說的看來，顯然柘枝舞人是手裏執着柘枝，而歌詞也提到柘枝的。

我們既然知道柘枝是某種樹木的枝葉，而不是招拔的筆誤，次一個問題當然是柘是什麼植物。柘，我們要知道，是一種桑類的樹，學名 *Ficus glomerata*，也可以養蠶，多生於我國西南，尤其是雲南的西部。緬人名之爲 *Yethapan*，蠻書載：『蠻地無桑，悉養柘蠶，繞樹村邑，人家柘林多者數頃，聲幹數丈。三月初蠶已生，三月中繭出。抽絲法稍異中土……紡絲入朱紫以爲上服，錦文頗有奇彩。』南詔於昆明築柘東城，於景東築柘南城，就是指明由此以東以南的地方都不養柘蠶。這樣看起來，柘樹既然是南詔的特產，柘枝舞似乎就是從雲南大理方面傳來的南詔舞曲。

我們要證明柘枝舞是南詔舞曲，最可靠的方法莫如考證柘枝舞人的服飾。其實前面所引樂苑裏所載：『帽施金鈴』，『於二蓮花中藏』，已帶有南方歌舞的意味。樊書就說過，南詔婦人頭上「多綴真珠金貝。」古代印度與緬甸人多以金鈴爲飾，用以辟邪。劉昆的南中雜說也說：『滇南有木蓮花，大如牡丹，色赤而微紫，狀如千葉紅蓮。至春二月，環金光寺而盛開者三十餘里。隔簷望之，紅如火，高不盈二三尺，卽而就之，乃高十丈，大十圍，亦異種也，或曰：是佛書之優曇花云。』雲南的木蓮花既然在採柘葉的時節盛開，柘枝舞裏用木蓮花作點綴，實在是很自然的。

唐人詩裏有不少關於柘枝舞的紀載。張祐就有五首詠柘枝舞的詩。詠李家柘枝云：『紅鉛拂臉細腰人，金繡羅衫軟著身，長恐舞時殘拍盡，却思雲雨更無因。』觀杭州柘枝云：『舞停歌罷鼓連催，軟骨仙娥暫起來，紅罨畫衫纏腕出，碧排方胯背腰來，旁收拍拍金鈴擺，却踏聲聲錦綉摧。看著遍頭香袖褶，粉屏香帕又重偎。』周員外出雙舞柘枝妓云：『畫鼓拖環錦臂攘，小娥雙換舞衣裳，金絲蹙霧紅衫薄，銀蔓垂花紫帶長，鸞影乍迴頭並舉，鳳聲初歇翅齊張，一時歎腕招殘拍，斜斂輕身拜玉郎。』觀楊發

柘枝云：『促疊蠻蠹引柘枝，卷簷虛帽帶交垂，紫羅衫宛蹲身處，紅錦靴柔踏節時，微動翠蛾拋舊態，緩遮檀口唱新詞，看看舞罷輕雲起，却赴襄王夢裏期。』感王將軍柘枝妓歿云：『寂寞春風舊柘枝，舞人休唱曲停吹，鴛鴦鈿帶拋何處，孔雀羅衫付阿誰，畫鼓不聞招節拍，錦靴空想挫腰肢，今來座上翻如醉，曾見梨園教徹時。』白居易也有柘枝妓一首：『平鋪一合錦筵開，連擊三聲畫鼓催，紅蠟燭移桃葉起，紫羅衫動柘枝來，帶垂鈿胯花腰重，帽轉金鈴雪面迴，看即曲終留不住，雲飄雨送向陽台。』

由這些紀載看來，柘枝舞是一種兩人對舞的舞曲。通考載驃國樂『每爲曲，皆齊聲唱，各以兩齊斂爲赴節之狀，一低一仰，未嘗不相對，有類中國柘枝舞焉。』驃國舞曲與柘枝舞相似，也可作爲柘枝舞來自雲南的證據。柘枝舞人在未舞前是藏在兩朵假的蓮花裏面的。舞時先以小鼓連擊爲引，然後花坼人現，兩人對舞，舞時擺動帽上金鈴，以助節拍，又以足踏地，同時唱着柘枝詞。舞者穿着紅錦靴，紫色或紅色的羅衫，上加金繡，窄袖纏腕，繫着金銀縷花的紫色錦帶，頭上戴着卷簷帽，上繫金鈴，手中拿着錦帕。這裏有幾點值得注意：一、所用的小鼓在張祐詩裏被稱爲蠻蠹，所穿的羅衫被稱爲孔雀羅衫，都含有南方的暗示；二、舞者服飾用紅紫二色，蠻書說南詔人貴緋紫兩色；三、舞者繫金銀縷花的錦帶，蠻書說南詔人繫金佉苴；四、舞者戴卷簷帽，倪蛻演小記說大理人戴鉞形的帽；五、舞者穿窄袖羅衫，雲南明家人自古以來也穿窄袖衣服。此外如舞中的蓮花令人想起雲南的木蓮，金鈴令人想起緬人辟邪的金鈴，對舞的姿態與驃國舞曲相似等等，前面已提過，不必再細說。

柘枝舞人所戴的帽子是一個頗有興趣的問題，席上腐談說：『嚮見宮妓舞柘枝，戴一紅物，體長而頭尖，儼如靴形，想卽今之髻姑也。』這個如靴形的尖頭紅帽當然就是張祐詩裏的「卷簷虛帽」，「卷

簪」應當是指靴頭上卷的部份而言。滇小記說帽形如鉞，大概也是指前面突出的尖頭。蠻書說南詔人戴一種特別的頭囊，『南詔以紅綾，其餘向下皆以阜綾絹；其制度取一幅物近邊撮縫爲角，刻木如樗蒲頭，實角中，總髮於腦後爲一髻，即取頭囊都包裹頭髻上結之。』席上腐談猜想這種頭囊即是罽姑，這話也有根據。據雲南祿勸縣志，這種尖頭帽子一般稱爲姑姑帽。不過普通是羊皮作的；無錫施侍御武詩云：『額尖新樣姑姑帽，五月羊皮帶汗穿。』姑姑帽應當就是罽姑。這種帽子又可以爲氍毹作的，叫作哈噠。并見祿勸縣志。其實罽姑、姑姑、哈噠都是渾脫的異譯。柘枝舞裏有渾脫解可以爲證。

舊唐書郭山暉傳：『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，與之宴集，嘗令各效伎藝，以爲笑樂，工部尙書張錫爲談容娘舞，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。』新唐書五行志：『太尉長孫無忌，以烏羊毛爲渾脫氍毹，人多效之，謂之趙公渾脫。』通鑑唐紀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壬寅一條下亦紀宗晉卿舞渾脫事；胡注曰：『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氍毹，人多效之，謂之趙公渾脫，因演以爲舞。』新唐書宋務光傳載神龍二年二月呂元泰上疏云：『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，駿馬胡服，名爲蘇莫遮。』凡此皆可見渾脫是一種舞樂的帽子。

關於渾脫一名的原義，明陳士元於其諸史夷語解義裏解釋說：『渾脫，華言囊橐也。』葉子奇的草木子紀載：『北人殺小牛，自脊上開一孔，逐旋取去內頭骨肉，外皮皆完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醢，謂之渾脫。』鄭所南心史說：『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。』李心衡金川瑣記說：『甘肅隣近黃河之西寧一帶多渾脫，蓋取羊皮，去骨肉製成，輕浮水面。』蒙古語呼一般囊橐，不問其爲革袋或布袋，爲 Ughuta, Haghuta 或 Huta，其字根爲 Ughu 就是中空的意思。這顯然就是渾脫，罽姑，姑姑，或哈噠的原